

種一第刊叢濟經與化文

論

周憲文著

貧

富

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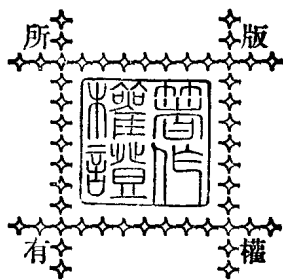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發行
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

文化與經濟
叢刊第一種論

貧富（全一冊）

定價國幣四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周憲文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表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目序

本書，原是我的「幼稚錄卷一」，在民國三十四年春，曾於福建永安，印過三千冊，~~並~~做「中外古今談」。現在，多承中華書局的好意，把它重刊，本來打算仍用「中外古今談」的書名，祇以這一書名給人的印象，好像「書中所說都是一些玩玩的」，所以改稱「~~論~~貧富」。

自從我的「幼稚錄」在報章上發表，並印單行本問世以後，在朋友中間，可以說是「毀譽參半」；譽者不必說，毀者亦完全出於好意，他們希望我能專心致志寫一二本較有系統的經濟論著，說寫這樣的幼稚錄，恐怕還是我個人的一種損失。對於這些朋友的好意，我是了解的。但同時，我又覺得，這是我的一種興趣。一個人的興趣，是超乎利害的打算的。除此以外，我也曾想起，目前中國有許多的問題，看來很小，關係實大。據我所知，對於這些問題，還未嘗有人用簡單明瞭的文字，加以解釋的，這也許就因為一般人不屑做這工作的關係。我寫幼稚錄，原也沒有要負起這種任務的意思，而祇是一種雜感的記載，不過假定我的這些記載，在這一方面，能有些須的貢獻，那就是我的意外收穫了。至於這些幼稚錄，十九離不開經濟的觀點，這在專攻經濟學的我，可說是無可奈何的。總而言之，我這本論貧富，

祇是一個專攻經濟學的人，對於各種社會現象的一點雜感而已。而我自己所「敝帚自珍」的，也就在此，即我能始終不離經濟的觀點，來看各種的問題。

三六，八，一〇，於台北

論貧富目錄

自序

人心不古論

與馮友蘭先生論人

論文人相輕

論無爲

談知足

談富貴

說貧

說好

談遠近

談筆名

漫談自由

一

一二

二三

四二

五八

六三

六八

七八

八九

九六

一〇二

漫談民主	一一一
文化武化與物化	一一八
上下中外古今談	一二三
「理髮經濟學」	一二八
亦論建都	一三七
遷都奠都與建都	一四八
「科學談相」	一五二
釋「括地皮」	一五七
八股新論	一六〇

人心不古論（幼稚錄之一）

最近我寫過兩篇幼稚錄：一篇叫做「釋括地皮」，認為一切語言文字，都是社會的產物，不是由誰憑空創造出來的。並以括地皮一詞為例，故名。一篇叫做「上下中外古今談」，對於上下中外以及古今，有所解釋。其中講到古今，祇謂：『好是古而非今』（漢書元帝紀），這是人類的弱點。因為人類對於現實，總是不滿的。於是，就起了尙古的心情，不知不覺間，走上了復古的道路。西洋人以有不朽價值之著作爲古典（classic），中國人修起大學，亦求稽式古典（後漢書儒林傳論），甚而至於稱守正不阿者爲古道。文天祥正氣歌有「古道照顏色」語，所以今人看了世風丕變，遂嘆人心不古。』我現在想想，專以所謂人類的弱點來解釋人類之所以「好是古而非今」，這還有點不够。因援「釋括地皮」例，而作人心不古論，蓋欲說明人類「好是古而非今」之「社會的意義」。是爲序。

一

所謂人心不古這一成語，細細考量，他的重心，祇在一個古字。

古也者，這有兩種解釋：（一）今之對，謂時代之久遠者，如言上古、中古。（二）不趨附

流俗曰古，如人品之言古道，文字之言高古（均見辭源）。由此可知，人心不古的古，主要是指後一解釋而言。所謂人心不古者，主要是說人心趨附流俗。這話合乎文理，容易懂得。

不過，把人心不古，解作人心趨附流俗，這固然是合乎文理，而且容易懂得；但是仔細研究起來，這中間不應該有好壞善惡的觀念存在。蓋所謂流俗，是說『各時各地之風尚習俗，爲衆所爭趨，有如水之順流。』如果我們並不武斷各時各地的風尚習俗，全是壞的，全是惡的，則雖爲衆所爭趨，而有如水之順流，也就不全是壞的，不全是惡的。比方說抵制仇貨，假定在今天成了全國的風尚習俗，則我人歡欣鼓舞之不暇，還有什麼可以微言責難。再如說自由平等，賢者還要以運動來促其實現，則一般爭趨於此風尚習俗，而有如水之順流，那也不是一件壞事。且事實上，此時吾人所引以爲懼的，反是惟恐衆不如順水之爭趨耳。這一道理，十分顯淺，毋須多事說明。甚而至於像禮記所載「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這句話的本身，亦祇是說「不從流俗」而已，原無好壞善惡的觀念存在其間。有之，亦因爲禮記這部書的關係。這好比一部可蘭經——這是所有回教徒認作至善的象徵——在這裏面寫着人不吃豬肉，那也祇有信奉這本經典的回教徒才會同意人吃豬肉是件壞事。即這好壞觀念的發生，並不由於「人不吃豬肉」這句話，是由於這本被視作至善象徵的經典上寫着「人不吃豬肉」的關係。所以同樣這句「人不吃豬肉」的話，假定見之於一般所謂閒書上，

那就變成了毫無意義。這一道理，也是十分顯淺，毋須多事說明的。

總而言之，照字面說來，人心不古云者，祇說人心趨附流俗而已。這中間原無善惡好壞的觀念存在。

然則，為什麼今天大家作文談話，在人心不古的下面，老是接着世風日下的一句，而作搖頭嘆息的表示呢？由此可知，一般辭書把古字解作不趨附流俗，這還是不够的。這不單是說不趨附流俗而已。在這中間，顯然還有好壞的觀念存在。而且這一好壞的觀念，細細體味，還不是說趨附壞的流俗，而是說趨附流俗是壞的（兩者的意義大不相同，參看下文）。所以今之所謂「人心不古」，簡直就指「世風日下」而言。何以如此？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也是一般辭書所未及解釋的。

行文至此，我又想起兩句成語：一是「古道照人」，二是「古道可風」。這兩古字，與人心不古的古字，意義就大不相同。蓋不論古道照人或古道可風，照文字解釋，這祇言其照人，這祇說其可風，並不像人心不古一樣，含有世風日下，今不如古的意義。更明白的說，不論古道可風或古道照人，這一古字，祇是道的形容詞，僅言此道並非今道，不像人心不古的古字，含有好壞善惡的觀念。再進一步說，在這兩句成語中間，縱使同樣含有尙古，即今不如古的氣味，但這與人心不古的古字，仍不一樣。前者好比說「古道是好的」，後者好比

說「好道是古的」。兩者顯然不同。拿一淺近的例子來說：前者好比說「過去的四書五經是好的」，後者好比說「四書五經是過去的，故是好的」。四書五經是好是壞，即使見仁見智，還有討論的餘地，但是他的重心，也在四書五經，不在過去。如謂「因是過去的，故是好的」，這即使同樣也是見仁見智的，但其重心，却就在過去。一言以蔽之，不論古道照人或古道可風，重心是在道字。至謂人心不古，則其重心是在古字。即在古道兩字之下，可以接上可風或照人，但也可以接上相反的說明，如「不可風」或「不照人」（不可風還可說，不照人就有問題。此處無暇細辯了）。至在「人心不古」之後，則必須接上「世風日下」；而謂今不如古。其間的差別，顯然可見。

以上所述，都是關於人心不古這一古字的解釋。在這一解釋之下，立刻就要發生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照一般情形來說（即使不說是絕對的），人類社會總是天天朝着進步的方面前進的。我們即使不說今天一定會比昨天好，但絕無理由可說昨天一定是比今天好。假定這一說法是成立的，即假定說「今不如古」的說法是成立的，則人類社會就祇有退化或退步的可能，絕無進步或進化的希望。這就是說，某一件事，例如讀經，即使有人說「今不如古」，那還可說這是「智者見智，仁者見仁」；至謂今必不如古，那就變成不可思議的，而非常識所可理解的。

然則，這一不可思議的，也可說是非常識的「今不如古論」，即所謂人心不古者，何以會如此深入中國的社會而當作一般人對於世風感慨系之的口頭禪呢？這決不會沒有原因的。而這原因何在？那就是我現在想試爲說明的。

二

顏光衷著官鑑，其中有一段說：『凡媚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爲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面前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遇，積久愈成讎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耶？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是處。往昔慕德，已認爲錯敬；今朝嫉賢，反覺爲平心矣。夫是之謂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我們在這段話裏，可爲「人心不古」得一論證。蓋其所謂「有聞其名」，此即「所聞世」。這就時間而論，就是古；就空間而論，就是遠。又其所謂「面前相對」，此即「所見世」。這就時間而論，就是今；就空間而論，就是近（在此意義上，古今與遠近，又有連帶關係。因亦本文可以參看拙稿談遠近）。換言之，我們目所能見者，必限於「目前」。而此所謂「目前」，論時間則爲現在，論空間則爲附近。至於我們耳所聞者，必較久遠。久則言時間之長，遠則言距離之大。故古

之於今，猶遠之於近。王充論衡齊世篇說：『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辯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這一方面把「述事者」的尙古精神，和盤托出。另方面則把「古之於今」，「聞之於見」以及「遠之於近」的關係，明白的告訴了我們（關於此點，擬另文詳論之）。至於一個人所以「貴所聞而賤所見」，亦即一個人所以「尊古而賤今」。又照顏光衷的說法，就是一個人所以「容遠易，容近難；容暫易，容久難」，就因『我見之爲累耳』。詳言之，即因『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媚嫉之人」，固然有此「我見之爲累」，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可知這不完全是賢不肖的問題，而爲任何人所不免的。

關於上述一點，馮有蘭先生曾經說過一段近似的話。他說：『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說，沒有人是絕對完全的（不肖固然，賢亦如此——作者），沒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義，但亦沒有一個事物能完全合乎他的定義。人既是實際的事物，他總有缺點。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離我們遠的人，亦有他們的缺點。他們所作的事，亦有缺點。不過這些缺點，異時異地的人，因爲距離遠的原故，不容易看見。因爲距離遠的原故，人看異時異地底人或事，都只看到其大體輪廓。其詳細，則看不清楚。如其大體輪廓無大缺點，人即以爲其是完全底。人對於其同時同地底人或事，則是深知其詳底。因深知其詳的原故，不但看不見其大體輪廓

的無大缺點，如果其大體輪廓是無大缺點，而且簡直看不見什麼是其大體輪廓。如所謂見樹不見林者。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看其同時同地的事，自然只見其是不完全底了。『這話與顏光衷的話，有些地方，大可參照。不過細細說來，我却別有所見。在我以爲，人就是人，要是變成了神，他就不像人；真實的世界，就變成了虛無的天堂。所以人的本身，是沒有什麼缺點可說的。他可說絕對完全的，完全合乎人的定義的。今之所謂人的缺點，這正是人的特點，亦即人之所以爲人。因爲人之爲人，不能單獨生存。所以人與人之間，必有所接觸。既有所接觸，就有所抵觸。這些抵觸，在有色眼鏡之下，就有一部份被看成人的缺點。異時異地的人，大家不接觸，因就少抵觸。這不單是因爲距離遠就不容易看到他的「缺點」。至於人對於「其同時同地底人或事」，所以容易看出對方的所謂「缺點」，那也不如馮先生所說，是「因深知其詳的原故」；而是爲了由接觸而產生的抵觸。關於此點，說來話長，如有機會，當另文就正。

總而言之，今是現實的所見，古是傳說的所聞。語云「百聞不如一見」，這就是說，現實的所見，是比較正確的；傳說的所聞，那就不甚可靠。人類之所以「戀古厭今」，「是古非今」，而每每搖頭感慨，大嘆其「人心不古」者，說穿了，就是這些人面對着現實的不滿，無法彌補，乃以所聞代所見，即以耳代目，以假代真，希望能在心理上得到一種發泄而

已。亦惟如此，故在今天，也祇有善於感慨的人，才於無可奈何之中，大嘆其人心不古，以表示世風日下。質言之，從未見有勇於進取的人，會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這些話的。由此，我們也就可以知道，這句成語到底有些什麼價值了。

三

以上所述，是從一般方面來論人心不古，而論點所趨，還祇限於一隅。即上述種種，還祇說明人類是不滿於現實的。但何以人類要於不滿之餘，寄懷戀於過去，徒爲人心不古的感慨，而不寄希望於未來，作勇往直前的奮鬥呢？這還是一個問題。關於這一問題的解答，可算「人心不古論」進一步的說明。以下試由經濟的觀點，加以敘述。這也許是我們研究經濟學者的一種偏見。

不過，講到這一問題，我自覺得十分不安。即我雖然在作人心不古論，但我直到此刻，還是不知道這句成語是何出典。雖然我曾請教過幾位先生，大家都都記不起來。想翻書，則又無書可翻。因我認爲如果能夠知道這句人心不古的成語的出典，那就可以推究產生這句成語的時代背景到底如何。由此，我們就可從這一時代背景，說明其經濟的意義。——即可用經濟的觀點，來說明當時的人類，何以要在不滿現實之餘，寄懷戀於過去，徒作人心不古的

感慨，而不寄希望於未來，作勇往直前的奮鬥。

不得已，求其次。我祇好根據臆測了。照我的臆測，第一：這句成語一定產生在農業社會。第二：這句成語一定產生在農業衰退，社會不安的時期（我連用兩個「一定」作武斷）。何以言之？先從第一點說起。因在農業社會，人類賴以生存的，主要就是農業。而農業生產，不論就空間或時間來說，都富於安定性。農田既不能任意搬動（空間），農產也不能擅苗助長（時間）。在這一社會裏生長久了的人，就於不知不覺間，養成了一種安土重遷（空間）與墨守成規（時間）的習慣。而這習慣的硬化，就變成了守舊與尚古。時人每以為農民富於保守精神，這理由就在於此。而這理由，也就是人心不古論所以形成的一個根據。因在所謂保守精神的涵育之下，大家就覺得新不如舊，亦即今不如古。所以看到了有人趨附流俗，因就大嘆其人心不古，這是極自然的。

其次，農業生產，在一方面說，固然是富於安定性。但在另一方面，則又因為農業生產下的人民，是「靠天吃飯的」。一定要風調雨順，才會國泰民安。可是風雨無常，變化萬千，當時既無科學可作預測，所以人的經驗，就特別來得可貴。因為那些變化無常的風雨，在較長的時間以內，還是有一定的規跡可以推測的。惟其如此，所以年齡愈大，經驗愈多。而且這些經驗往往又是正確的。在這情形之下，年輕人遇到一些不能了解或不能應付的事情，都

得請教年老者，都得憑年老者的經驗來說明，來處理。故在農業社會生活久了的人，就於不知不覺之間，養成了一種特別敬老的風氣。由敬老而尊古，這又是必然的演進。也因為這個原故，一般老年人看到了一些年少者，趨附與他們當年所不同的流俗，就不管好壞，大嘆其人心不古，而感慨系之。

根據上述兩點理由，所以我認為人心不古這句成語的產生，一定是在農業社會。因如社會一旦進步到了以工業爲主要的生產事業，則各種新的發明，就層出不窮。這些層出不窮的新發明，都爲那些年老者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他們的經驗，已不足以應付世變，代之而起的，是一批青年人。現在不是青年人要請教老年人，倒是老年人要請問青年人。什麼飛行堡壘啊，什麼潛水怪艇啊，青年人不但已經見過，而且正在用着。要是說給老年人聽，他們還會當作一種神話看待。所以，在今天這一工業社會，倒是老年人羨慕青年人，羨慕他們見廣；倒是老年人不如青年人，不如他們識多。所以尊古的觀念，自也逐漸改變過來。同時，人心不古的嘆息聲，也就相反而來得特別響亮（工業社會對於老年的尊敬，祇是爲了道德的理由，詳容另文敘述）。總而言之，農業社會，富於保守性；工業社會，那就富於進取性。前者（保守性）可說是老年人的代表，後者（進取性）可說是青年人的象徵。亦惟如此，我願武斷，在今天的工業社會，是不會有所謂人心不古這句話的，更不會有拿這句話來當作

世風日下解釋的。

上文所述，是說人心不古這一古字觀念的產生，完全是農業社會的產物。現在接着，就要講到次一問題。即在農業社會產生了尊古的精神，何以又在農業生產趨向衰微的時期，產生人心不古這一成語呢？我以爲這一問題，比較簡單。因爲古既表示盛，則不古的觀念，自然產生在衰的時候。這好比一個富家子弟，必待門庭敗壞以後，才會感到今不如昔的。

總而言之，我認爲人心不古這句成語，是過去農業社會的產物，而且是農業衰微時期的產物。在某種意義上，今天也許正是一個代表的時期。所以這句成語在今天一部份人看來，也就特別來得真切。但隨中國工業建設的突飛猛進，人心不古這句成語的前途（主要還是這一意識的前途）如何，固然是瞭若觀火；至於這一成語（主要也是這一意識）在今天社會上所起的作用如何？還是值得有心人加以注意的。但願目前這一新舊交接的混亂時期，趕快過去；把「人心不古，世風日下」，改變爲「人心不古，世風日上」；改後退爲前進，變懊喪爲歡欣，則我這篇人心不古論之作，也許並非全無意義的。

三三、八、三〇、於建陽